

微小说

修鞋匠

侯德云

是元旦前的几天。我走在路上，隐隐约约，感觉好像地面不平。走一步不平，再走一步还是不平，走走走，越走越不平。怎么回事呢？四下瞅瞅，挺好的柏油路呀。进而想到，可能是鞋出了问题。

回家再一瞅，果然是鞋的问题。后跟磨偏，挺严重。改日打个鞋掌吧。牛打掌，马打掌，人也一样，也打掌。看来，当牛做马，并不是人间的坏字眼。

我想起修鞋匠老刘。老刘的修鞋摊，离我单位很近。下楼，顺着街道往西，几十步就到。

老刘长年累月在路边的老柳树底下忙碌。他的修鞋摊，属于相对豪华型的。夏天有凉棚，一张很大的太阳伞；冬天有暖棚，暖棚像帐篷一样，里边生着火炉，烟囱冒着烟。后来暖棚升级换代，变成一辆报废的微型面包车，锈迹斑斑，但还算完好，一个窟窿眼儿都没有。让人惊喜的是，四个车轱辘，都在。

我在一年当中，总有三回五回，找老刘修鞋，有时也找他擦擦鞋。老刘是那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能修鞋、能擦鞋，还会修伞。不管雨伞太阳伞，都会修。

老刘脾气不太好。修鞋时，手上忙一份子，嘴上也忙一份子，叨叨叨，骂娘。也不知是骂谁的娘。

我对老刘骂娘这一业余爱好，颇有些腹诽。不过，至今我仍然觉得，老刘虽然手脏嘴黑，但他赚的钱，很干净。

我敬重所有赚干净钱、花干净钱的人。闲话打住，还说修鞋。

发现鞋跟磨损的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老刘的修鞋摊，也就是“微面”。人不在。敲敲门，没回应。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往里瞅，发现里面没人，只胡乱堆放一些杂物，好像他的修鞋工具，也在里面。

怎么回事呢？假期还没到嘛，你老刘享受教师待遇，放寒假了？

我以为只要微面在，老刘就在。你说我有多傻。

辽南话，傻不叫“傻”，叫“彪”。一个乡下老太太的名言：“一个人一个彪法。”我听后大为赞叹。

我站在微面旁边彪了一会儿，才陡然想起，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只有老刘一家修鞋

摊。于是信步走去，从十字路口拐弯，向南。走出不到百米，发现路边一棵合欢树的树杈上，挂着一张纸牌，牌子上写着“修鞋·电话17153……”。合欢树旁边，是一堵墙。墙下，放着鞋垫的铁脚、补鞋机和马扎。还有一个木箱，上了锁。

我掏出手机，给纸牌上的号码打电话。通了。对方说，你什么事？是一个老男人的声音。我说修鞋。老男人说他正在吃饭。我说你得多长时间能吃完？他说一个小时吧。我说那好，一个小时之后我再来。

挂了手机，心说，一个小时，敢情是喝上了。一个修鞋匠，心可真大呀。

半辈子，我这是第一次，为修鞋的事，跟别人约会。

终于见面，发现眼前这位修鞋匠，跟老刘完全相反。老刘胖，这位瘦。年龄看起来也比老刘大些。

天有些阴，北风打着口哨，呜呜鸣，像哭。这背景，很有些凄凉色彩。

瘦老头的衣裳也有些凄凉。一顶老式火车头棉帽，一件黑灰暗格的外套，肥大且鼓囊囊的黑棉裤，老式大头鞋。看着，像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打扮。

这样的天，我穿羽绒服都有点儿冷，这老头，你说他一天天怎么熬过来的。

我跟瘦老头挨得很近，却闻不到一点儿酒气。敢情中午没喝。光吃饭怎么能用一个小时，很奇怪。

瘦老头扔给我一双很旧很旧的棉拖



插画 胡文光

风物

朝阳石头记

李学英

事情的起因从读《朝阳县志》开始。

“觉真寺。距县城五十里许孤山子村外。有孤山一座，峰势峻削如壁。山前有古庙一所，即‘觉真寺’也……该山藏石，制硯极良，胜于安徽歙县出品。又名曰‘石硯山’。”这是康熙十九年《朝阳县志》卷八寺观二记载的文字。《朝阳县志》还有石头的记载种种。

我有着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执拗，总是偏爱生养了自己的这块土地，我喜欢朝阳的山水美景，特别喜欢生长在家乡朝阳各地的可爱的石头们，尤其是硅化石、树化玉、战国红等。

朝阳的路，步步踩石头；朝阳的路，步步在心头。

原来市政府的院子里有一座假山，假山上植花草，这种石头叫上水石，来自波罗赤；最常见的是砾石，每家都会有一块；而最珍贵的则是玉石，红山文化最显著的标志——红山女神像，其眼睛炯炯有神的原因就是女神像的眼珠由当地墨玉制成，从出土的那一刻起，挂着玉包古浆的墨玉里透出来的眼神，如炬般点燃了整个世界。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品种极为丰富，玉镯、玉琮、玉璧、玉鸟、玉人，最典型的是玉猪龙，但不管是何种造型的玉石，大多为河磨类玉石。

我看到彩石比较晚，是在黑小石园见到的。黑小大名叫王安伟，他开这个彩石小店，把朝阳的山水集中在一块石头上体现，题材多种多样，有柳城传说的、有三燕风情的、有南北二塔的……黑小没念过多少书，从小跟着父亲相石、磨石，往石头上画花鸟鱼虫，还自己制造工具，往石

头上雕刻。他利用石头本身的俏色，让一块石头讲起故事，也能让人冲它喋喋不休起来。

2000年左右，我为了一本书的写作走遍大小凌河及老哈河流域，没少拣石头，拣来的多数是黑白分层的，后来有人把这样的石头命名为凌河石，既实际又贴切。

2018年4月我去河南看望96岁的大爷。大爷把伴他一生、爷爷用过的砚台给了我，叮嘱我好好写字，那一刻让我对砚台更多了一份温情。我已经收藏了端砚、歙砚几个品种，回程时则走遍洛阳、开封、济南、北京、天津的博物馆，看了一路的砚台展，并从洛阳淘来澄泥砚，从济南淘来徐公砚……于是，我又想起朝阳的那些砚台石，孤山子、合子、北四家子、木头城子等地都有砚台石，用本地的石头制作的砚台在市面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只不过我还没有用文字呈现它们。

黑小说，凡是朝阳当地石头出品的砚台都应该叫红山砚，想想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是我们有把中华文明史推进1500年的红山文化，红山是一座山，更是一种象征。

我有个微信群，群里专发以朝阳石头为内容的信息，群里的成员经常组织活动，每到休息日就去拣石头，各种石头都被收入囊中，有单色多色的玛瑙石，还有被当地人称道的各种玉石，统称朝阳玉。



插画 董昌秋

冬天的童话(组诗)

刘健鹰

大雪临近

冬愈走愈深
路已成为另一条道路
忍不住回头张望，风景总会复来
会发现那么多的尘埃
未曾落定，仍悬停视线之外
若游离的羊群，无家可归

时光若隐若现
草木矮了又矮，从春绿到秋黄
终是圆了个梦，低为种子
风有意或无意吹过
内心的荒芜，都被恨悉数收藏
日升月落间，声色全无

除了炊烟照常升起
整个冬天都在一一放下
泪和汗的咸，隐忍与慰藉
都交给雪花，舞蹈的歌声中
以微笑信心，覆盖伤痛
等待另一扇门，被春天惊喜敲开

岁末听山

一年的日子终归还是
叫眼里的苍茫长高了些

放下翅膀，风声落入尘土
这猜不透的人间，又会有
那么多的身影毗邻而居
成为香火中的颗粒
成为松林间，奔流不息的河

一场雪在另一场雪身后
反复推敲，覆盖总也那么短暂
见不到的尘埃深藏若虚
正泪流满面，融化昨天的道路
所有的静，在黄昏中又寂寥如常
空旷的黑，与岁月并肩而坐
远方，又将钟声响起
抵达内心这恒久的峰峦

葵花籽

我总喜欢叫它的小名
毛嗑儿，土里土气的毛嗑儿
经常成群结队在乡下自由走动
和家家户户一起并肩而坐
关系相处得极好，好到一旦靠近
就会彼此掏出干净完整的心
把白天发生的大事小情
家长里短，表白得热火朝天没完了
大人孩子，都是最亲近的人

它们往往和窗外的星星

准时出发同时出现，细小的光芒
柔弱静美，会绣上夜晚的牙齿
蹦蹦跳跳，一闪一闪
嗑儿里的村庄愈发可爱，所有的笑脸
将不约而同，面朝东方
等一个好梦再次来临，梦中的果实
葵花般幸福饱满
都睡在了向阳的春天

路过村庄

那是我未曾居住过的村庄
和我曾住过的没有两样
正是黄昏，炊烟干净洁白
咕嘟咕嘟冒在屋顶
像它身后山坡上
正在匆匆回家的羊群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安分守己的房子们高高矮矮
手拉着手心连着心
和主人一样有些年深日久了
见不到几个人影出出进进
老老小小们都是在屋里
或闲或忙，他们互不打扰
也互不言语，都在干着想
各自手心里心的事情

只是路过，路过就真的想
停下来走进去仔细地看几眼
前街后街地好好转转
我知道推开任何一个家门
都会有笑脸，也都会有
你想见到的亲人，想吃到的饭菜
村庄永远不会像城市那样
板着脸孔叫人迷路

梦里的冬天

北风一直在吹
雪是常客，雪常常是
睡着来的，往往睁开眼睛
清晨就早已白了又白

厚厚的棉，裹满村庄
任何人踩过蹬过
都会写下自己的道路
童年就在深浅的脚窝里
吱吱作响，银光四溅
喊叫打骂追逐嬉戏
此起彼伏，闪闪发亮

整个冬天，从头到脚
被捂得严严实实
太阳出奇地红，莫名的大
和梦一样，真实可靠